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二

江西唐紀五十八

起重光赤奮若七月盡立
無攝提格凡二年有奇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中

長慶元年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

導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
服雍以白弘靖弘靖命軍虞候繫治之是夕士卒連
營呼譟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弘靖貨財婦
女囚弘靖於薊門館殺幕僚韋雍張宗元崔仲卿鄭
垣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士稍稍自悔悉
詣館謝弘靖請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不應軍士乃

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軍中豈可一日無帥
乃相與迎舊將朱泚奉以爲留後泚克融之父也時
以疾廢卧家自辭老病請使克融爲之衆從之衆以
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
共殺之曰壬子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赦天
下甲寅幽州監軍奏軍亂丁巳貶張弘靖爲賓客
分司己未再貶吉州刺史庚申以昭義節度使劉悟
爲盧龍節度使悟以朱克融方彊奏請且授克融節
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爲昭義節度使 辛酉太和
主祭長安 初田弘正受詔鎮成德自以父與鎮人

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以自衛
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判度支崔倭性剛褊
無遠慮以爲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
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倭沔之孫也弘正厚
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爲侈靡日費
約二十萬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
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
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
思之種也性果悍陰狡潛謀作亂每挾其細故以激
怒之尚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壬戌夜庭湊結

牙兵謀於府署殺弘正及僚佐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人廷湊自稱留後逼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八月癸巳惟澄以聞朝廷震駭崔倭於崔植爲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初朝廷易置魏鎮帥臣左金吾將軍楊元卿上言以爲非便又詰宰相深陳利害及鎮州亂上賜元卿白玉帶辛未以元卿爲涇原節度使瀛莫將士家屬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虞候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吳暉不知所在癸酉王庭湊遣人殺冀州刺史王進岌分兵據其州魏博節度使李愬聞田弘正遇害素服令將士曰魏人所以

得通聖化至今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爲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劔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劔立大勲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剪庭湊元翼以劔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愬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元翼趙州人也乙亥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爲魏博節度使令乘驛之鎮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堊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

舊產得錢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
丙子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攻及監軍僚佐送幽
州囚於客館王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丁丑
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德之
境若王庭湊執迷不復且即進討成德大將王儉等
五人謀殺王庭湊事泄并部兵三千人皆死己卯以
深州刺史牛元翼為深冀節度使丁亥以殿中侍御
史溫造為起居舍人克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歷澤
潞河東魏博橫海深冀易定等道諭以軍期造大雅
之五世孫也已丑以裴度為幽鎮兩道招撫使癸巳

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 九月乙巳相州軍亂殺

刺史邢澹 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庚

戌以大理卿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 壬子朱克融

焚掠易州涑水遂城滿城 自定兩稅以來錢日重

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尚

書楊於陵以為錢者所以權百貨貿易遷有無所宜流

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

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纔十餘爐歲入十五萬

又積於商賈之室及流入四夷又大曆以前淄青太

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今

通鑑卷三百四十一
四
一用錢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令兩稅皆輸布絲纈獨鹽酒課用錢 冬十月丙寅以鹽鐵轉運使刑部尚書王播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使職如故播為相專以承迎為事未嘗言國家安危 以裴度為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事權倖得進時幽鎮兵勢方盛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速成宦官薦叔良以為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以牛元翼為成德節度使 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與

吐蕃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劉元鼎與訥羅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 乙亥以沂州刺史王智興為武寧節度副使先是副使皆以文吏為之上聞智興有勇略欲用之於河北故以是寵之 丁丑裴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 朱克融遣兵寇蔚州 戊寅王庭湊遣兵寇貝州 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濟敗幽州兵於白石嶺殺千餘人 庚辰橫海軍節度使烏重胤奏敗成德兵於饒陽 辛巳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全軍二萬人討王庭湊屯於南宮之南拔其二柵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

通鑑卷三百四十一
五
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
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
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
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
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
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祗亂山東
禁闡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闡患大小者
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
除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
無不咨嗟直以獎用之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

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
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
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讎嫌正
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
發其過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
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
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
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
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
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

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癸未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稹為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賊當死宦官受其賂為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無過温衣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諸軍倚重胤獨當幽鎮東南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以杜叔良為橫海節度使徙重胤為山南西

道節度使

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敗吐蕃三千騎

於大石山下

十一月辛酉淄青節度使薛平奏突

將馬廷峯作亂伏誅時幽鎮兵攻棣州平遣大將李叔佐將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饋稍薄軍士怨怒宵潰推廷峯為主行且收兵至七千餘人徑逼青州城中兵少不敵平悉發府庫及家財召募得精兵二千人逆戰大破之斬廷峯其黨死者數千人 橫海節度使杜叔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遇敵輒北鎮人知其無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通奏叔良大敗於博野失二千餘人叔良脫身還營喪其旌節

通鑑卷二百四十一
丁丑義武節度使陳楚奏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北平斬獲萬餘人 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兼深州行營節度使代杜叔良 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上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乙酉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 戊子義武奏破莫州清源等三柵斬獲千餘人

二年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謀知之他日僞遣人為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眾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為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踰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急蓋由節將太眾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衄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解深邢重圍

通鑑卷二百四十一
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西面
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卽令同力剪除若戰勝
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
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又請詔光顏選諸道
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
疆蓋兵多而不精豈唯虛費衣糧兼恐撓敗軍陳故
也今旣祗留東西二帥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
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
田布令報父讎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已來
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聞魏博一軍

屢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况其軍一月之費計
實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
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旣易支
持自然豐足今事宜日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苟兵
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旣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
事不有况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歛率不許卽用度交
關盡許則人心無慘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
察而念之疏奏不省己亥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
至下博盡爲成德軍所掠時諸軍匱乏供軍院所運
衣糧往往不得至院在塗爲諸軍邀奪其懸軍深入

者皆凍餒無所得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爲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爲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爲魏將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搖心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鬪志又屬大雩度支饋運不繼布祭六州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給朝廷今尚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已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志因衆心不悅離間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庚子布

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壬寅至魏州癸卯布復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卽日作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旣無功敢忘卽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者忠臣義士皆爲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布已死乃諭其衆遵河北故事衆悅擁憲誠還魏奉爲留後戊申魏州奏布自殺己酉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

憲誠雖喜得旄鉞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
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爲橫海節度使日簡本成
德牙將也壬子貶杜叔良爲歸州刺史王庭湊圍牛
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
光顏亦閉壁自守而已軍士自采薪芻日給不過陳
米一勺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湊
爲成德節度使軍中將士官爵皆復其舊以兵部侍
郎韓愈爲宣慰使上之初卽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
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
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
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
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二卒皆集詔徵諸道
兵討之諸道兵旣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
度旣有監軍其領偏軍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
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
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白衛遣羸懦者就
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
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
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
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

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為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復取朱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及盧士玫丙寅以牛元翼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左神策行營樂壽鎮兵馬使清河傅良弼為沂州刺史以瀛州博野鎮遏使李寰為忻州刺史良弼寰所戍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良弼寰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丙子賜橫海節度使王日簡姓名為

李全略 辛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植罷為刑部尚書以工部侍郎元稹同平章事 癸未加李光顏橫海節度滄景觀察使其忠武深州行營節度如故以橫海節度使李全略為德棣節度使時朝廷以光顏懸軍深入饋運難通故割滄景以隸之王庭湊雖受旌節不解深州之圍丙戌以知制誥東陽馮宿為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權知留後仍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鎮裴度亦與幽鎮書責以大義朱克融即解圍去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廷湊而罷兵丁亥以度為

司空東都留守平章事如故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
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
赴東都以靈武節度使李聽為河東節度使初聽為
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為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
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
必可任遂用之 昭義監軍劉承偕恃恩陵轢節度
使劉悟數眾辱之又縱其下亂法陰與磁州刺史張
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其軍士作亂
殺汶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入責悟曰公所為
如是欲効李司空邪此軍中安知無如公者使李司

空有知得無笑公於地下乎悟遂謝直言救免承偕
囚之府舍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
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三月壬辰詔神策六軍
使及南牙常參武官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
擢其諸道大將又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
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
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奏章
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武寧節度副使王智興
將軍中精兵三千討幽鎮節度使崔羣忌之奏請即
用智興為節度使不則召詣闕除以它官事未報智

通鑑卷二百四十二
三
興亦自疑會有詔赦王庭湊諸道皆罷兵智興引兵先期入境羣懼遣使迎勞且使軍士釋甲而入智興不從乙巳引兵直進徐人開門待之智興殺不同已者十餘人乃入府牙見羣及監軍拜伏曰軍衆之情不可如何爲羣及判官從吏具人馬及治裝皆素所辦也遣兵衛從羣至埽橋而返遂掠鹽鐵院錢帛及諸道進奉在汴中者并商旅之物皆三分取二丙午加朱克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褒之然庭湊之兵實猶在深州城下韓愈旣行衆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

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爲節度使劉悟李祐今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

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爲
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
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卽當出
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
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父堅守殺平等
將吏百八十餘人 戊申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
無功先是上詔劉悟送劉承偕詣京師悟託以軍情
不時奉詔上問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在昭義
驕縱不法臣盡知之悟在行營與臣書具論其事時
有中使趙弘亮在軍中持悟書去云欲自奏之不知

當奏不上曰朕殊不知也且悟大臣何不自奏對曰
悟武臣不知事體然今事狀籍籍如此臣等面論陛
下猶不能決况悟當日單辭豈能動聖聽哉上曰前
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對曰陛下必欲收天下
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集將
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爲陛下效死非獨悟也
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爲養子今茲
囚繫太后尚未知之况殺之乎卿更思其次度乃與
王播等奏請流承偕於遠州必得出上從之後月餘
悟乃釋承偕 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大呼

西走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已酉上表固辭橫海節乞歸許州許之 壬子以裴度爲淮南節度使餘如故 加劉悟檢校司徒餘如故自是悟浸驕欲效河北三鎮招聚不逞章表多不遜 裴度之討幽鎮也回鶻請以兵從朝議以爲不可遣中使止之回鶻遣其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州北却之不從詔發繒帛七萬匹以賜之甲寅始還 王智興遣輕兵二千襲濠州丙辰刺史侯弘度棄城奔壽州 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輔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播同平章事代度鎮淮南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 李寰帥其衆三千出博野王庭湊遣兵追之寰與戰殺三百餘人庭湊兵乃還餘衆二千猶固守博野 朝廷以新罷兵力不能討徐州已未以王智興爲武寧節度使 復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略爲橫海節度使 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甲戌以傅良弼李寰爲神策都知兵馬使 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上言官自糶鹽可以獲利一倍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又乞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又

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其爲首者
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詔百官議其可否兵部侍
郎韓愈上言以爲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糴鹽多用雜
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
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鋪自糴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
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
若令人吏將鹽家至而戶糴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
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爲之
升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
經旬月若據戶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州

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
韋處厚議以爲宰相處論道之地雜以鹺務實非所
宜竇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爲相名利難兼卒蹈禍敗
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
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寢平叔又奏徵遠
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
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
下柰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邕州人不樂屬容管刺史李元宗以吏人狀授御史
使奏之容管經略使嚴公素聞之遣吏按元宗擅以

羅陽縣歸蠻酋黃少度五月壬寅元宗將兵百人并州印奔黃洞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傳于方欲以竒策干進言於元稹請遣客王昭于友明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為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左神策告其事丁巳詔左僕射韓臯等鞫之 戊午幽州節度使朱克融進馬萬匹羊十萬口而表云先請其直克犒賞 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無驗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罷相度為右僕射稹為同州刺史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党項寇靈州渭北掠官馬 諫官上言裴度無罪不當免相元稹與于方為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長春宮使 吐蕃寇靈武 庚辰鹽州奏党項都督拔跋萬誠請降 壬午吐蕃寇鹽州 戊子復置邕管經略使 初張弘靖為宣武節度使屢賞以悅軍士府庫虛竭李愿繼之性奢侈賞勞既薄於弘靖時又峻威刑軍士不悅愿以其妻弟竇瑗典宿直兵瑗驕貪軍中惡之牙將李臣則等作亂秋七月壬辰夜即帳中斬瑗頭因大呼府中響應愿與一子踰城奔鄭州

亂兵殺其妻推都押牙李宥為留後 丙申宋王結
薨 戊戌宣武監軍奏軍亂庚子李宥自奏已權知
留後 乙巳詔三省官與宰相議汴州事皆以為宜
如河北故事授李宥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蓋非獲
已今若并汴州棄之則是江淮以南皆非國家有也
杜元穎張平叔爭之曰柰何惜數尺之節不愛一方
之死乎議未決會宋亳穎三州各上奏請別命帥上
大喜以逢吉議為然遣中使詣三州宣慰逢吉因請
以將軍徵宥入朝以義戎節度使韓克鎮宣武克弘
之弟素寬厚得眾心脫宥旅拒則命徐許兩軍攻其

左右而滑軍感其比克必得入矣上皆從之丙午貶
李愿為隨州刺史以韓克為宣武節度兼義成節度
使徵李宥為右金吾將軍宥不奉詔宋州刺史高承
簡斬其使者宥遣兵二千攻之陷寧陵襄邑宋州有
三城賊已陷其南城承簡保北二城與賊十餘戰癸
丑忠武節度使李光顏將兵二萬五千討李宥屯尉
氏交海節度使曹華聞宥作亂不俟詔即發兵討之
宥遣兵三千人攻宋州適至城下丙辰華逆擊破之
丁巳李光顏敗宣武兵於尉氏斬獲二千餘人 八
月辛酉大理卿劉元鼎自吐蕃還 甲子韓克入汴

通鑑卷三百四十一
九
境軍于千塔武寧節度使王智興與高承簡共破宣武兵斬首千餘級餘衆遁去壬申韓克敗宣武兵於郭橋斬首千餘級進軍萬勝初李宥既爲留後以都知兵馬使李質爲腹心及宥除將軍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宥疽發於首遣李臣則等將兵拒李光顏於尉氏既而官軍四集兵屢敗宥疾甚悉以軍事屬李質卧於家丙子質與監軍姚文壽擒宥殺之詐爲宥牒追臣則等至皆斬之執宥四子送京師韓克未至質權知軍務時牙兵三千人日給酒食物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情大去矣不可留此

弊以遺吾帥即命罷給而後迎克丁丑克入汴癸未以韓克專爲宣武節度使以曹華爲義成節度使高承簡爲交海沂密節度使加李光顏兼侍中以李質爲右金吾將軍韓克既視事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爲惡者千餘人一朝并父母妻子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於是軍政大治 九月戊子朔浙西觀察使京兆竇易直奏大將王國清作亂伏誅初易直聞汴州亂而懼欲散金帛以賞軍士或曰賞之無名恐益生疑乃止而外已有知之者故國清作亂易直討擒之并殺其黨二百餘人 德州刺史王稷承父鏐

通鑑卷二百四十二
餘貲家富厚橫海節度使李景略利其財內申安教
軍士殺稷屠其家納其女為妾以軍亂聞 朝廷之
討李宥也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魏博史憲誠表
請授宥旌節又於黎陽築馬頭為度河之勢見文恪
辭禮倨慢及聞宥死辭禮頓恭曰憲誠胡人譬如狗
雖被捶擊終不離主耳冬十一月庚午皇太后幸華
清宮辛未上自復道幸華清宮遂畋于驪山即日還
宮太后數日乃返 丙子集王湘薨 庚辰上與宦
者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因得風疾不能履
地自是人不得聞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彥二

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十二月辛卯上見羣臣於
紫宸殿御大繩床悉去左右衛官獨宦者十餘人侍
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為太子裴
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既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
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為皇太子 上疾浸瘳是歲初
行宣明曆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起昭陽單闕盡著
雍涪灘凡六年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下

長慶三年春正月癸未賜兩軍中尉以下錢二月辛
卯賜統軍軍使等綿絲銀器各有差 戶部侍郎牛
僧孺素為上所厚初韓弘之子右驍衛將軍公武為
其父謀以財結中外及公武卒弘繼薨穉孫紹宗嗣
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之盡取弘財簿自閱
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
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示左右曰果

然吾不繆知人三月壬戌以僧孺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爲李逢吉排已引僧孺爲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夏四月甲午安南奏陸州獠攻掠州縣 丙申賜宣徽院供奉官錢紫衣者百二十緡下至承旨各有差 初翼城人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譎傾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羈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節度使李勣勣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爲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以衆情白勣請去之勣曰注雖如是然竒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明日謂勣曰鄭生誠如公言自是又有寵於守澄權勢益張勣署爲巡官列於賓席注旣用事恐牙將薦已者泄其本末密以他罪譖之於勣勣殺之及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爲立居宅贍給之遂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語必通夕關通路遺人莫能窺其迹始則有微賤巧官之士或因以求進數年之後

達官車馬滿其門矣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注通於守澄以求節鎮已酉以權為嶺南節度使 五月壬申以尚書左丞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眾謂公綽必殺犯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丙子以晉慈二州為保義軍以觀察使李寰為節度使 六月己丑以吏部侍郎韓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秋七月癸亥嶺南奏黃洞蠻寇邕州破左江鎮丙寅邕州奏黃洞蠻破欽州千金鎮

史楊嶼奔石南砦

南詔勸利卒國人請立其弟豐

祐豐祐勇敢善用其衆始慕中國不與父連名 八

月癸巳邕管奏破黃洞蠻

丙申上自復道幸興慶

宮至通化門樓投綃二百匹施山僧上之濫賜皆此

類不可悉紀

癸卯以左僕射裴度為司空山南西

道節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惡度右補闕張又新

等附逢吉競流謗毀傷度竟出之又新薦之子也

九月丙辰加昭義節度使劉悟同平章事 李逢吉

為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

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擬狀至內庭紳多所臧否逢

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
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不
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御史大夫韓愈爭臺參及
他職事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冬十
月丙戌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 己丑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杜元穎同平章事克西川節
度使 辛卯安南奏黃洞蠻為寇 韓愈李紳入謝
上各令自叙其事乃深寤壬辰復以愈為吏部侍郎
紳為戶部侍郎

四年春正月辛亥朔上始御含元殿朝會 初柳泌

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之藥有
處士張臯者上疏以為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
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
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
慎庶人尚爾况於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
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今朝野之人
紛紜竊議但畏忤旨莫敢進言臣生長蓬艾麋鹿與
遊無所邀求但粗知忠義欲禪萬一耳上甚善其言
使求之不獲 丁卯嶺南奏黃洞蠻寇欽州殺將吏
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

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于寢殿癸酉以李逢吉攝冢宰丙子敬宗卽位于太極東序初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稱宿衛之勤誠宜厚賞屬類年旱歉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露

卹期於均濟神策軍士人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內諸鎮又減五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 自戊寅至庚辰上賜宦官服色及錦綵金銀甚衆或今日賜綠明日賜緋 初穆宗旣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頗以文學知名自言不樂仕進隱居華陽川及從父耆爲左拾遺虞與耆書求薦誤達於紳紳以書誚之且以語於衆人虞深怨之乃詰逢吉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補闕張又新及從子前河陽掌書記仲言等伺求紳短揚之於士大夫間且言紳潛察

士大夫有群居議論者輒指爲朋黨白之於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及敬宗卽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上復用之日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謂逢吉之黨曰王上初聽政必開延英有次對官惟此可防其黨以爲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所以爲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度支員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上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不利於上請加貶謫上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二月癸未貶紳

爲端州司馬逢吉仍帥百官表賀旣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與張又新語門者弗內良久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衆駭愕辟易憚之右拾遺內供奉吳思獨不賀逢吉怒以思爲吐蕃告哀使丙戌貶翰林學士龐嚴爲信州刺史蔣防爲汀州刺史嚴壽州人與防皆紳所引也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封還敕書人爲之懼曰于給事爲龐蔣直冤犯宰相怒誠所難也及奏下乃言貶之太輕逢吉由是獎之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爲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

通鑑卷二百四十三
處厚上疏指述紳爲逢吉之黨所讒人情歎駭紳蒙
先朝獎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
况無罪乎於是上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
封文書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請立上爲
太子上乃嗟歎悉焚人所上譖紳書雖未卽召還後
有言者不復聽矣 己亥尊郭太后爲太皇太后

乙巳尊上母王妃爲皇太后太后越州人也 丁未
上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
樂人不可悉紀 三月壬子赦天下諸道常貢之外
毋得進奉 甲寅上始對宰相於延英殿 初牛元

翼在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元翼
薨甲子盡殺之 上視朝每晏戊辰日絕高尚未坐
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大夫李
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今晨愈甚請出閣待罪
於金吾仗旣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憲
宗及先帝皆長君四方猶多叛亂陛下富於春秋嗣
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
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
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
已響聞閣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栖

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
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
楚乃出待罪於金吾伏於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
使就伏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為起居舍人仍
賜緋栖楚辭疾不拜歸東都 庚午賜內教坊錢萬
緡以備行幸 夏四月甲午淮南節度使王播罷鹽
鐵轉運使 乙未以布衣姜洽為補闕試大理評事
陸洿布衣李虞劉堅為拾遺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
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拾遺
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惡逢吉者

目之為八關十六子 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
韶善玄明謂韶曰我為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
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中大事可圖也韶以為然
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丙申匿兵於紫
草車載以入銀臺門伺夜作亂未達所詣有疑其重
載而詰之者韶急即殺詰者與其徒易服揮兵大呼
趣禁庭上時在清思殿擊毬諸宦者見之驚駭急入
閉門走白上盜尋斬關而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
謙有寵於上每兩軍角伎藝上常佑右軍至是上狼
狽欲幸右軍左右曰右軍遠恐遇盜不若幸左軍近

上從之左神策中尉河中馬存亮聞上至走出迎捧
上足弟泣自負上入軍中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
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絕存亮復以五百騎迎二太
后至軍張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蘇玄明同食曰果
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會藝全與右
軍兵馬使尚國忠引兵至合擊之殺韶玄明及其黨
死者狼藉逮夜始定餘黨猶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
獲之時宮門皆閉上宿於左軍中外不知上所在人
情恇駭丁酉上還宮宰相帥百官詣延英門賀來者
不過數十人盜所歷諸門監門宦者三十五人法當

死己亥詔並杖之仍不改職任壬寅厚賞兩軍立功
將士五月乙卯以吏部侍郎李程戶部侍郎判度
支竇易直並同平章事上問相於李逢吉逢吉列上
當時大臣有資望者程爲之首故用之上好治宮室
欲營別殿制度甚廣李程諫請以所具木石回奉山
陵上卽從之六月己卯朔以左神策大將軍康藝
全爲鄜坊節度使上聞王庭湊屠牛元翼家歎宰
輔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疏言裴
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
山東必稟朝筭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

則聖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
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裴度尚不能留此馮
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
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効於國無勞則置之散
寮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
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為裴度無辜貶官今之
所陳上荅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平章事
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上曰何至是
邪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丙申加度同平章事張
韶之亂馬存亮功為多存亮不自矜委權求出秋七

月以存亮為淮南監軍使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為
左金吾大將軍壬申進馬百五十匹上却之甲戌侍
御史溫造於閣內奏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
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
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八月丁卯朔安南奏黃蠻
入寇龍州刺史尉遲銳上言牛心山素稱神異有
掘斷處請加補塞從之役數萬人於絕險之地東川
為之疲弊九月丁未波斯李蘇沙獻沉香亭子材
左拾遺李漢上言此何異瑤臺瓊室上雖怒亦優容
之漢道明之六世孫也冬十月戊戌翰林學士韋

處厚諫上宴遊日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
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
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錦綵百匹銀器四
十一月戊午安南奏黃蠻與環王合兵攻陷陸州殺
刺史葛維 庚申葬睿聖文惠孝皇帝于光陵廟號
穆宗 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復領利權十
二月癸未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柳公權
起居舍人宋申錫拾遺李景讓薛廷老請開延英論
其奸邪上問前廷爭者不在中邪即日除劉栖楚諫
議大夫景讓愷之曾孫廷老河中人也 十二月庚

寅加天平節度使烏重胤同平章事 乙未徐泗觀
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
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
置之於是四方輻湊江淮尤甚智興家貲由此累鉅
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至降誕日方
停計兩浙福建當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 是
歲回鶻崇德可汗卒弟曷薩特勒立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

寶曆元年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還御丹鳳樓赦天
下改元先是鄆令崔發聞外喧囂問之曰五坊人毆

百姓發怒命擒以入曳之於庭時已昏黑良久詰之
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御史臺是日發與諸囚立金
雞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梃亂捶發破面折齒絕氣
乃去數刻而蘇復有繼來求擊之者臺吏以席蔽之
僅免上命復繫發於臺獄而釋諸囚 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
但累表求出乙卯升鄂岳爲武昌軍以僧孺同平章
事充武昌節度使中旨復以王播兼鹽鐵轉運使諫
官屢爭之上皆不納牛僧孺過襄陽山南東道節度
使柳公綽服橐鞬候於館舍將佐諫曰襄陽地高於

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竒章公甫離台席方鎮重宰
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
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二月壬午浙西觀察
使李德裕獻丹宸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希晚二
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
曰納誨以諷侮棄謹言五曰辯邪以諷信任羣小六
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略曰漢驚流酒舉
白浮鍾魏獻侈汰陵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
規爲瑱是謂塞聰防微箴曰亂巨猖獗非可遽數玄
服莫辯觸瑟始什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餐斯

可戒懼上優詔荅之上既復繫崔發於獄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不應曳中人中人不應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一至於此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方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上言略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自餘諫官論奏甚衆上皆不聽戊子李逢吉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故相韋貫之之姊也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

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三月辛酉遣司門郎中于人文冊回鶻曷薩特勒爲愛登里囉汨沒密於合毗伽昭禮可汗夏四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赦文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長史秋七月甲辰鹽鐵使王播進羨餘

絹百萬匹播領鹽鐵誅求嚴急正入不充而羨餘相繼已未詔王播造競渡船二十艘運材於京師造之計用轉運半年之費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力諫乃減其半諫官言京兆尹崔元略以諸父事內常侍崔潭峻丁卯元略遷戶部侍郎昭義節度使劉悟之去鄆州也以鄆兵二千自隨爲親兵八月庚戌悟暴疾薨子將作監王簿從諫匿其喪與大將劉武德及親兵謀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汝之故自謂不潔牀頭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爲人從諫恐悚不能對乃發喪初陳留人武昭罷石州刺史爲袁王府長史鬱鬱然執政李逢吉與李程不相悅水部郎中李仍叔程之族人激怒之云程欲與昭官爲逢吉所沮昭因酒酣對左金吾兵曹茅彙言欲刺逢吉爲人所告九月庚辰詔三司鞠之前河陽掌書記李仲言謂彙曰君言李程與昭謀則生不然必死彙曰冤死甘心誣人自全彙不爲也獄成冬十月甲子武昭杖死李仍叔貶道州司馬李仲言流象州茅彙流崖州上欲幸驪山温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

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
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
亂先帝幸驪山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
宜一往以驗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溫湯即日還宮謂
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丙申立皇子普
爲晉王 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
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上疏以爲兵機尚速威
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
未處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衆必不盡與
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効順從諫未嘗
又典兵馬威惠未加於人又此道也素貧非時必無優
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一將去昭義節度使令兼
程赴鎮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謂先人奪
人之心也新使旣至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
主張設使謀撓朝命其將士必不肯從今朝廷又無
處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欲効順則恐忽授從諫欲
同惡則恐別更除人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畫策
虛張賞設錢數軍士覲望尤難指揮伏望速賜裁斷
仍先下明敕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緡五
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劉從諫一刺史從諫旣粗有

所得必且擇利而行萬無違拒設不從命臣亦以爲不假攻討何則臣聞從諫已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畜兵刀足明羣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熟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十二月辛丑以從諫爲昭義留後劉悟煩苛從諫濟以寬厚衆頗附之李絳好直言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於廷尚書以下每月當牙元和中伊慎爲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上言舊儀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勢與絳相遇於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爲正宰相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絳議上聽行舊儀甲子以絳有足疾除太子少師分司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鎮上數遣使至興元勞問度密示以還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

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

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初至京師朝士填門度留客飲京兆尹劉栖楚附度耳語侍御史崔咸舉觴罰度曰丞相不應許所由官帖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二月丁未以度爲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上自即位以來欲幸東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衆上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負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

闕及道中行宮裴度從容言於上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朱克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三月丁亥敕以修東都煩擾罷之召盧貞還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爲疎惡執留敕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

通鑑卷二百四十三
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又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彼得此詔必倉黃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立才人郭氏爲貴妃妃晉王普之母也

橫海節度

使李全略薨其子副大使同捷擅領留後重賂鄰道以求承繼 夏四月戊申以昭義留後劉從諫爲節

度使

五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及其子延齡軍中

立其少子延嗣主軍務

六月甲子上御三殿令左

右軍教坊內園爲擊毬手搏雜戲戲酣有斷臂碎首者夜漏數刻乃罷 已卯上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淑

俗講

癸未衡王絢薨

壬辰宣索左藏見在銀十

萬兩金七千兩悉貯內藏以便賜與 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僧惟貞齊賢正簡說上以禱祠求福皆

通鑑卷三百四十三
出入宮禁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請徧歷江嶺求訪異人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壽數百歲上遣中使迎之八月乙巳息元至京師上館之禁中山亭朱延嗣既得幽州虐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與弟牙內兵馬使載寧共殺延嗣并屠其家三百餘人載義權知留後九月數延嗣之罪以聞載義承乾之後也庚申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妄奏李同捷爲軍士所逐走歸本道請束身歸朝尋奏同捷復歸滄州壬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程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冬十月己亥以李載義爲盧龍節度使

十一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上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弒上於室內劉克明等矯稱上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句當

通鑑卷三百四十三
軍國事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
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
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
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
井出而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時事起蒼猝守澄等
以翰林學士韋處厚博通古今一夕處置皆與之共
議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爲辭處厚曰正名
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諱避又問江王當如
何踐阼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
難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皇帝

位當時皆從其言時不暇復問有司凡百儀法皆出
於處厚無不叶宜癸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
王於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
院趙歸真等諸術士及敬宗時佞幸者皆流嶺南或
邊地乙巳文宗即位更名昂戊申尊母蕭氏爲皇太
后王太后爲寶曆太后是時鄭太后居興慶宮王太
后居義安殿蕭太后居大內上性孝謹事三宮如一
每得珍異之物先薦郊廟次奉三宮然後進御蕭太
后閩人也 庚戌以翰林學士韋處厚爲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 上自爲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

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悉放之有司供宮禁年支物並準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停諸司新加衣糧御馬坊場及近歲別貯錢穀所占陂田悉歸之有司先宣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未嘗不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又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其輟朝放朝皆用偶日中外翕然相賀以爲太平可冀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上之上

太和元年春二月乙巳赦天下改元 李同捷擅據滄景朝廷經歲不問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貲三月壬戌朔遣掌書記崔從長奉表與其弟同志同巽俱入見請遵朝旨 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夏四月丙辰韋處厚於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忠武節度使王沛薨庚申以太僕卿高瑀爲忠武節度使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其禁軍大將資高者皆以倍稱之息貸錢於富室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

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及沛薨裴度韋處厚始奏以瑀代之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五月丙子以天平節度使烏重胤為橫海節度使以前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為兗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北節度使構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憲誠同平章事丁丑加盧龍李載義平盧康志睦成德王庭湊檢校官 鹽鐵使王播自淮南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六月癸巳以播為左僕射同平章事 秋七月癸酉葬睿武昭愍孝皇帝于莊陵廟號敬宗 李同捷託為將士所留不受

詔乙酉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奏請將本軍三萬人自備五月糧以討同捷許之八月庚子削同捷官爵命烏重胤王智興康志睦史憲誠李載義與義成節度使李聽義武節度使張璠各帥本軍討之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戊午李載義執其姪并所賂獻之史憲誠與李全略為婚姻及同捷叛密以糧助之裴度不知其所為謂憲誠無貳心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王庭湊為同捷求節鉞不獲

通鑑卷二百四十三
乃助之爲亂出兵境上以撓魏師又遣使厚賂沙陀酋長朱邪執宜欲與之連兵執宜拒不受冬十月天平橫海節度使烏重胤擊同捷屢破之十一月丙寅重胤薨庚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寰爲橫海節度使從王智興之請也 十二月庚戌加王智興同平章事二年春三月己卯王智興攻棣州焚其三門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上親策制舉人賢以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愛者官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

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旣不能治於前當治

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

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勲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明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

通鑑卷三百四十三
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
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
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 閏月丙戌朔
史憲誠奏遣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馬使开志紹將
兵二萬五千趣德州討李同捷時憲誠欲助同捷唐
泣諫且請發兵討之憲誠不能違 甲午賢良方正

裴休李邵李甘杜牧馬植崔璵王式崔慎由等二十
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劉蕡
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
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

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
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
綱紀遂絕况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
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牧佑
之孫植勛之子式起之孫慎由融之玄孫也 夏六

月晉王普薨辛酉謚悼懷太子

初蕭太后幼去鄉

里有弟一人上即位命福建觀察使求訪莫知所在
有茶綱役人蕭洪自言有姊流落商人趙鎮引之見
太后近親呂璋之妻亦不能辯與之俱見太后上以
爲得真舅甲子以爲太子洗馬 峯州刺史王升朝

通鑑卷之百四十三
五
叛庚辰安南都護武陵韓約討斬之 王庭湊陰以
兵及鹽糧助李同捷上欲討之秋七月甲辰詔中書
集百官議其事宰相以下莫敢違衛尉卿殷侑獨以
為廷湊雖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已
已下詔罪狀廷湊命鄰道各嚴兵守備聽其自新
九月丁亥王智興奏拔棣州 李寰自晉州引兵赴
鎮不戢士卒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索供饋
庚寅以寰為夏綏節度使 甲午詔削奪王庭湊官
爵命諸軍四面進討 加王智興守司徒以前夏綏
節度使傅良弼為橫海節度使 岳王緄薨 庚戌

容管奏安南軍亂逐都護韓約 冬十月洋王忻並
魏博敗橫海兵於平原遂拔之 十一月癸未朔
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奏攻李同捷堅固寨拔之又破
其兵於寨東時河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
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為
之耗弊 傅良弼至陝而薨乙酉以左金吾大將軍
李祐為橫海節度使 甲辰禁中昭德寺火延及宮
人所居燒死者數百人 十二月丁巳王智興奏兵
馬使李君謀將兵濟河破無棣 壬申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韋處厚薨 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庭湊不能

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开志紹使殺史憲誠父子取
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還逼魏州丁丑
命諫議大夫柏耆宣慰魏博且發義成河陽兵以討
志紹 戊寅以翰林學士路隋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 辛巳史憲誠奏开志紹兵屯永濟告急求援詔
義成節度使李聽帥滄州行營諸軍以討志紹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四

唐紀六十

起屠維作噩盡昭陽赤奮若凡十五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上之下

太和三年春正月开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 義
成行營兵三千人先屯齊州使之禹城中道潰叛橫
海節度使李祐討誅之 李聽史唐合兵擊开志紹
破之志紹將其眾五千奔鎮州 李載義奏攻滄州
長蘆拔之 甲辰昭義奏开志紹餘眾萬五千人詣
本道降寘之洛州 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
行營兵擊李同捷破之進攻德州 武寧捉生兵馬

使石雄勇敢愛士卒王智興殘虐軍中欲逐智興而立
雄智興知之因雄立功奏請除刺史丙辰以雄為
壁州刺史 史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其子唐勸之
入朝丙寅憲誠使唐奉表請入朝且請以所管聽命
石雄既去武寧王智興悉殺軍中與雄善者百餘
人夏四月戊午智興奏雄搖動軍情請誅之上知雄
無罪免死長流白州 戊辰李載義奏攻滄州破其

羅城李祐拔德州城中將卒三千餘人奔鎮州李同
捷與祐書請降祐并奏其書諫議大夫柏耆受詔宣
慰行營好張大聲勢以威制諸將諸將已惡之矣及

李同捷請降於祐祐遣大將萬洪代守滄州耆疑同
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及
其家屬詣京師乙亥至將陵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
篡同捷乃斬同捷傳首滄景悉平五月庚寅加李載
義同平章事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柏
耆徑入城取為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列辛卯貶
耆為循州司戶李祐尋薨 壬寅攝魏博副使史唐
奏改名孝章 六月丙辰詔鎮州四面行營各歸本
道休息但務保境勿相往來惟庭湊效順為達章表
餘皆勿受 辛酉以史憲誠為兼侍中河中節度使

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分相衛澶三州以史孝章爲節度使 初李祐聞柏耆殺萬洪大驚疾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癸酉賜耆自盡 河東節度使李程奏得王庭湊書請納景州又奏开志紹自縊上遣中使賜史憲誠旌節癸酉至魏州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進憲誠竭府庫以治行甲戌軍亂殺憲誠奉牙內都知兵馬使靈武何進滔知留後李聽進至魏州進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進滔出兵擊李聽聽不爲備大敗潰走晝夜兼行趣淺口失亡過半輜重兵械盡弃之昭義兵救之聽僅而得免歸

于滑臺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朝廷厭苦之八月壬子以進滔爲魏博節度使復以相衛澶三州歸之滄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存者什無三四癸丑以衛尉卿殷侑爲齊德滄景節度使侑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百姓勸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復業先是本軍三萬人皆仰給度支侑至一年租稅自能贍其半二年請悉罷度支給賜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 王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壬申赦庭湊及將士復其官爵 徵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會吏部侍郎李宗

閔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閔同平章事 上性儉素
九月辛巳命中尉以下毋得衣紗縠綾羅聽朝之暇
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嘗
著夾羅巾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如此
巾服聽其他貴戚爲之卿不須爾 壬辰以李德裕
爲義成節度使李宗閔惡其逼已故出之 冬十月
丙辰以李聽爲太子少師 路隋言於上曰宰相任
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鏘皆
奸臣所爲不足法也上以爲然於是裴度辭度支上
許之 十一月甲午上祀圓丘赦天下四方毋得獻

奇巧之物其織麗布帛皆禁之焚其機杼 丙申西
川節度使杜元穎奏南詔入寇元穎以舊相文雅自
高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士卒衣糧西南戍邊之
卒衣食不足皆入蠻境鈔盜以自給蠻人反以衣食
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自嵯顛謀
大舉入寇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之信嵯顛兵至邊城
一無備禦蠻以蜀卒爲鄉導襲陷嵩戎二州甲辰元
穎遣兵與戰於邛州南蜀兵大敗蠻遂陷邛州 武
寧節度使王智興入朝 詔發東川興元荆南兵以
救西川十二月丁未朔又發鄂岳襄鄧陳許等兵繼

之 以王智興爲忠武節度使 已酉以東川節度使郭釗爲西川節度使兼權東川節度事嵯顛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庚戌陷其外郭杜元穎帥衆保牙城以拒之欲遁者數四上子貶元穎爲邵州刺史 已未以右領軍大將軍董重質爲神策諸道西川行營節度使又發大原鳳翔兵赴西川南詔寇東川入梓州西川釗兵寡弱不能戰以書責嵯顛嵯顛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釗修好而退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蜀人恐懼往往赴工

流尸塞江而下嵯顛自爲軍殿及大度水嵯顛謂蜀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衆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自是南詔工巧埒於蜀中嵯顛遣使上表稱蠻比修職貢豈敢犯邊正以杜元穎不恤軍士怨苦元穎競爲鄉導祈我此行以誅虐帥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丁卯再貶元穎循州司馬詔董重質及諸道兵皆引還郭釗至成都與南詔立約不相侵擾詔遣中使以國信賜嵯顛 四年春正月辛巳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朝 戊子立子未爲魯王 李宗閔引薦牛僧孺辛卯以僧孺爲兵部

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
稍逐之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
興元兵少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之未至蠻退而
還興元兵有常額詔新募兵悉罷之二月乙卯絳悉
召新軍諭以詔旨而遣之仍賜以廩麥皆怏怏而退
往辭監軍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已以賜物薄激
之衆怒大譟掠庫兵趨使牙絳方與僚佐宴不爲備
走登北城或勸縋而出絳曰吾爲元帥豈可逃去麾
推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苟免
牙將王景延與賊力戰死絳存約及觀察判官薛齊

皆爲亂兵所害賊遂屠絳家戊午叔元奏絳收新軍
莫直以致亂庚申以尚書右丞溫造爲山南西道節
度使是時三省官上疏共論李絳之寃諫議大夫孔
敏行具呈叔元激怒亂兵上始悟三月乙亥朔以
刑部尚書柳公綽爲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及
互市所過恐其爲變常嚴兵迎送防衛之公綽至鎮
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
騎迎勞於境至則大闢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
下在路不敢馳獵無所侵擾陁北沙陀素驍勇爲九
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爲陰

山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
執宜與諸酋長入謁公綽與之宴執宜神彩嚴整進
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
當福祿人也執宜母妻入見公綽使夫人與之飲酒
饋遺之執宜感恩爲之盡力塞下舊有廢府十一執
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是雜虜不敢犯
塞 溫造行至襄城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造
密與之謀誅亂者以其兵八百人爲牙隊五百人爲
前軍入府分守諸門已卯造視事饗將士於牙門造
曰吾欲問新軍去留之意宜悉使來前旣勞問命坐

行酒志忠密以牙兵圍之旣合唱殺新軍八百餘人
皆死楊叔元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其手殺絳者
斬之百段餘皆斬首投尸漢水以百首祭李絳三十
首祭死事者具事以聞已丑流楊叔元於康州 癸
卯加淮南節度使段文昌同平章事爲荆南節度使
奚寇幽州夏四月丁未盧龍節度使李載義擊破
之辛酉擒其王茹羯以獻 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
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
三五日一入中書上患宦者彊盛憲宗敬宗弒逆之
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賄上

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爲尚書右丞七月癸未以申錫同平章事 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閔爲觀察判官由是漸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九月壬午以度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西川節度使郭釗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郭釗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間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

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崔旰之殺郭英又張朮之逐張延賞皆鎮兵也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恐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

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鄉者蠻寇已逼元穎始募市人爲兵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得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此外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以爲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餘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爲之開通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度水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况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吐蕃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

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是歲勃海宣王仁秀卒子新德早死孫彝震立改元咸和五年春正月丁巳賜滄齊德節度名義昌軍庚申盧龍監軍奏李載義與敕使宴於毬場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與其徒呼噪作亂載義與子正元奔易州志誠又殺莫州刺史張慶初上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

之載義自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且
事朝廷恭順二月壬辰以載義為太保同平章事如

故以楊志誠為盧龍留後

○臣光曰昔者聖人順天

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群臣之莫能相使也故
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
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彊而扶弱撫
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
莫不率從也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載義藩屏大
臣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
一無所問因其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
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何為哉國家之
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
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羅王彥昇卒子景徽立

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

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世其

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

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戊

戌守澄奏之上以為信然甚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騎

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

矣宜召他相與議其事守澄乃止是日旬休遣中使

悉召宰相至中書東門中使曰所召無宋公名申錫

知獲罪望延英以笏扣頭而退宰相至延英上示以

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豆盧著所告十六

宅宮市品官晏敬則及申錫親事王師文等於禁中

鞠之師文亡命三月庚子申錫罷為右庶子自宰相

通鑑卷三百四十四
大臣無敢顯言其寃者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正雅嗣之子也晏敬則等自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結異日之知獄成壬寅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午際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蔣係裴休韋溫等復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屢遣之出不退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况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

相今申錫已爲宰相假使如所謀復與何求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案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癸卯貶漳王湊爲巢縣公宋申錫爲開州司馬存亮即日請致仕玄亮磁州人質通五世孫係又之子元褒江州人也晏敬則等坐死及流竄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 夏四月己丑以李載義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志誠爲幽州節度使 五月辛丑上以太廟兩室破漏踰年不葺罰將作監度支判官宗正卿俸亟命中使帥工徒輟禁中營繕之材以葺之左補闕韋溫諫以爲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爲墮曠宜

黜其人更擇能者代之今曠官者止於罰俸而憂軫所切即委內臣是以宗廟爲陛下所私而百官皆爲虛設也上善其言即追止中使命有司葺之 丙辰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遣使詣南詔索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而還 秋八月戊寅以陝虢觀察使崔郾爲鄂岳觀察使鄂岳地囊山帶江處百越巴蜀荆漢之會土多群盜剽行舟無老幼必盡殺乃已郾至訓卒治兵作蒙衝追討歲中悉誅之郾在陝以寬仁爲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

俗慄狡爲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蜀兵羸疾老弱者從來終身不簡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餘人復簡募少壯者千人以慰其心所募比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務華飾不堪用臣今取工於別道以治之無不堅利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庚申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羗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臯沒身恨不能致者也事

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戎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弃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况天子乎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冬十月戊寅李德裕奏南詔寇雋州陷三縣 六年春正月壬子詔以水旱降繫囚

羣臣上尊號曰太和文武至德皇帝右補闕韋温上疏以爲今水旱爲災恐非崇飾微稱之時上善之辭不受 三月辛丑以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兼侍中充忠武節度使以邠寧節度使李聽爲武寧節度使回鶻昭禮可汗爲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 李聽之前鎮武寧也有蒼頭爲牙將至是聽先遣親吏至徐州慰勞將士蒼頭不欲聽復來說軍士殺其親吏鬻食之聽懼以疾固辭辛酉以前忠武節度使高瑀爲武寧節度使 夏五月甲辰李德裕奏修邛崃關及移雋州理臺登城 秋七月原王達薨 冬十月

通鑑卷三百四十四
甲子立魯王未為太子初上以晉王普敬宗長子性
謹愿欲以為嗣會薨上痛惜之故久不議建儲至是
始行之 十一月乙卯以荆南節度使段文昌為西
川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傳
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
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
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踈之僧孺內不自
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
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
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

平非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青望如此吾輩

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十二月乙丑以僧孺同

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

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伏兵革優戰諸侯順附四夷
懷服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闔寺專權
脅君於內弗能遠也藩鎮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
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離也軍旅歲興賦歛
日急骨血縱橫於原野杼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
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弼
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珍王誠薨 乙亥昭

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 丁未以前西川節度使李

德裕為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

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

通鑑卷三百四
能京兆尹杜棕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
得非以太戎乎宗閔曰然何以相救棕曰棕有一策
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憫曰何如棕曰德裕有文
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爲慊慊若使之知舉必喜矣
宗閔默然有間曰更思其次棕曰不則用爲御史大
夫曰此則可矣棕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迎揖曰
公何爲訪此寂寥棕曰靖安相公令棕達意即以大
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
以當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
遂中止虞卿汝士之從弟也 七年春正月甲午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初從諫以忠
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又士
大夫多請託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 徐州承王智
興之後士卒驕悖節度使高瑀不能制上以爲憂甲
寅以嶺南節度使崔珙爲武寧節度使珙至鎮寬猛
適宜徐人安之珙瑄之弟也 二月癸亥加盧龍節
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志誠檢校吏部尚書進奏官
徐迪詣宰相言軍中不識朝廷之制唯知尚書改僕
射爲遷不知工部改吏部爲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辭
氣甚慢宰相不以爲意 丙戌以兵部尚書李德裕

通鑑卷三百四十五
同平章事德裕人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
士三分之一爲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
舍人汝士弟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
中蕭澣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爲
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
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左散騎常
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諡及德裕爲相仲方稱疾不
出三月壬辰以仲方爲賓客分司 楊志誠怒不得
僕射留官告使魏寶義并春衣使焦奉鸞送奚契丹
使尹士恭甲午遣牙將王文穎來謝恩并讓官丙申

復以告身并批荅賜之文穎不受而去 和王綺薨

庚戌以楊虞卿爲常州刺史張元夫爲汝州刺史

他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

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

色丁巳以蕭澣爲鄭州刺史 夏四月丙戌冊回鶻

新可汗爲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句祿毗伽彰信可

汗 六月乙巳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載義爲河東

節度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

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

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以固舅甥之好非遣將軍

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為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壬申以工部尚書鄭覃為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 乙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

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秋七月壬寅以右

僕射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 宣武節

度使楊元卿有疾朝廷議除代李德裕請徙劉從諫

於宣武因拔出上黨不使與山東連結上以為未可

癸丑以左僕射李程為宣武節度使 上患近世文

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進士試論議不試

詩賦德裕又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

宗室不令出閣天下議皆以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

鄉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

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

通鑑卷三百四十四
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
室年高屬疎者出閣且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
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內孰不
欣悅上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
無所施耳八月庚寅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
次出閣授緊望州刺史上佐十六宅縣主以時出適
進士停試詩賦諸王出閣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
壬寅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檢校右僕射仍別遣
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
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爲國家自天寶盜

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
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未嘗五年間不戰
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
取魏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
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爲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
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
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武臣
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
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
以奉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

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
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居
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颺暴
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叛也自貞
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
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筭神術也至于
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
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
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
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七聖盱食求欲除之且

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鍵
哉然爲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
叛內不篡古今以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
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卒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
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
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彊傑復
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
一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歛委
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
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兵

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
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以爲河北視天下
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
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
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
璣然後以爲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刀良
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
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可他使是二支兵
去矣六鎮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汾
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才能應

費是二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盡剽吳越荆
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四支財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
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
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
安奉私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
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
其餘贏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
食常多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
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或一月累
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

矣子孫官矣焉肯搜竒出死勤於我矣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回視刀鋸氣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敕使迭來揮之堂然將陳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羊愧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又作守論以爲今之議皆曰夫倔彊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

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別待之貸以法度於是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亂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

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
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瀕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
是運遭孝武霄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
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
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而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
教管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
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
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
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
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末戒之哉又注孫子

爲之序以爲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
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
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
有言者世以爲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
斯最爲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歷觀自
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
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
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鬼者
犬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
子曰勿居其位可也 前邠寧行軍司馬鄭注依倚

王守澄權勢燠灼上深惡之九月丙寅侍御史李款
閣內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兩地往來卜射財
賄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
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注於右軍左軍中尉
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左軍將李弘
楚說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外驚不除使成羽翼必
爲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弘楚請以中尉意詐
爲有疾召使治之來則中尉延與坐弘楚侍側伺中
尉舉目擒出杖殺之中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
姦楊王必助中尉進言況中尉有翼戴之功豈以除

姦而獲罪乎元素以爲然召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辭
泉涌元素不覺執手款曲諦聽忘倦弘楚詞伺再三
元素不顧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
今日之斷必不免他日之禍矣因解軍職去頃之疽
發皆卒王涯之爲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
款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爲侍御史充右
神策判官朝野駭歎 甲寅以前忠武節度使王智
興爲河中節度使 羣臣以上即位八年未受尊號
冬十二月甲午上尊號曰太和文武仁聖皇帝會有
五坊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還言閭閻彫弊上歎曰關

中小稔百姓尚爾况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因以通天帶賞季稜羣臣凡四上表竟不受 庚子上始得風疾不能言於是王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徵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起闕逢攝提格盡彊圍大荒落凡四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中

太和八年春正月上疾小瘳丁巳御太和殿見近臣然神識耗減不能復故 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丙戌莒王紆薨 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

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以爲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寃濫鄭注之姦邪今致雨之方莫

若斬注而雪申錫表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 郊王經薨 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

吉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云仲言善易上召見之時仲言有母服難入禁中乃使农民服號王山人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以爲奇士待遇日隆仲言既除服秋八月辛卯上欲以仲言爲諫官寘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彘所爲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寘之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惟顏回能不貳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耳至於仲言之惡著於心本安能悛改邪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

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懌而罷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爲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欽封還敕書德裕將出中書謂涯曰且喜給事中封敕涯即召肅欽謂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二人即行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欲封還當面聞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駁豈復稟宰相意邪二人悵恨而去九月辛亥徵昭義節度副

使鄭注至京師王守澄李仲言鄭注皆惡李德裕以
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
敵之壬戌詔徵宗閔於興元 冬十月辛巳幽州軍
亂逐節度使楊志誠及監軍李懷侗推兵馬使史元
忠主留務 庚寅以李宗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甲午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
南西道節度使是日以李仲言爲翰林侍講學士給
事中高銖鄭肅韓偓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
璩等爭之不能得承嘏晞之孫璩德輿之子也 乙
巳貢院奏進士復試詩賦從之 李德裕見上自陳

誥聖京師丙午以德裕爲兵部尚書 楊志誠過太

原李載義自毆擊欲殺之幕僚諫救得免殺其妻子
及從行將卒朝廷以載義有功不問載義母兄葬幽
州志誠發取其財載義奏乞取志誠心以祭母不許
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庭湊薨軍中奉其子都知
兵馬使元逵知留後元逵改父所爲事朝廷禮甚謹
史元忠獻楊志誠所造袞衣及諸僭物丁卯流志
誠於嶺南道殺之 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
宜自便乙亥復以德裕爲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
事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

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臣光曰夫君子小人

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

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

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心

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

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辯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

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

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

明不能燭彊不能斷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捨不在

於已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

矣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蠅集故朝廷有朋黨則人

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群臣也文宗苟患群臣之朋

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為實為誣所進退者為賢為

不肖其心為公為私其人為君子為小人苟實也賢

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

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驅之使

為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為乃怨群臣之難治是猶不

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丙子李仲言請改名

之黨且不能去况河北賊乎

訓 幽州奏莫州軍亂刺史張元汎不知所在 十

二月己卯以昭義節度副使鄭注為太僕卿郭承

累上疏言其不可上不聽於是注詐上表固辭上遣

中使再以告身賜之不受 癸未以史元忠為盧龍

留後 初宋申錫與御史中丞宇文鼎受密詔誅鄭

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堂帖示王守澄注

由是得免深德璠璠又與李訓善於是訓注共薦之

自浙西觀察使徵為尚書左丞

九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使巢公湊

薨追贈齊王 鄭注上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

辛卯發左右神策千五百人浚曲江及昆明池 三月
冀王綽薨 丙辰以史元忠為盧龍節度使 初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
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浙西牒留
後李蟾使如詔旨至是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奏
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召宰相
及璠漢鄭注等面質之璠漢等極口誣之路隋曰德
裕不至有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夏四
月以德裕為賓客分司 癸巳以鄭注守太僕卿兼
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舉倉部員外郎李欵自代曰

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
時人皆哂之 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同
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趣之赴鎮不得面辭坐救李
德裕故也 初京兆尹河南賈餗性褊躁輕率與李
德裕有隙而善於李宗閔鄭注上已賜百官宴於曲
江故事尹於外門下馬揖御史餗恃其貴勢乘馬直
入殿中侍御史楊儉蘇特與之爭餗罵曰黃面兒敢
爾坐罰俸餗恥之求出詔以為浙西觀察使尚未行
戊戌以餗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庚子制以鄉日
上初得疾王涯呼李德裕奔問起居德裕竟不至又在

西蜀徵逋懸錢三十萬緡百姓愁困貶德裕袁州長
史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能
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
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
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
以誅宦官爲己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
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
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
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興寧仇士良有
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爲上謀進擢士良以
分守澄之權五月乙丑以士良爲左神策中尉守澄
不悅戊辰以左丞王璠爲戶部尚書判度支京
城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上
聞而惡之鄭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
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怒六月下虞卿御史獄注
求爲兩省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不許注毀
之於上會宗閔救楊虞卿上怒叱出之壬寅貶明州
刺史左神策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夏
居中用事與王守澄爭權不叶李訓鄭注因之出承
和於西川元素於淮南踐言於河東皆爲監軍秋

七月甲辰朔貶楊虞卿虔州司馬 庚戌作紫雲樓於曲江 辛亥以御史大夫李固言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訓鄭注爲上畫太平之策以爲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爲信然寵任日隆初李宗閔爲吏部侍郎因駙馬都尉沈彥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得爲相及貶明州鄭注發其事壬子再貶虔州長史著作郎分司舒元輿與李訓善訓用事召爲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鞠楊虞卿獄癸丑擢爲御史中丞元輿元褒之兄貶吏部侍郎李漢爲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蕭澣爲

遂州刺史皆坐李宗閔之黨是時李訓鄭注連逐三相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 李訓奏僧尼猥多耗蠹公私丁巳詔所在試僧尼誦經不中格者皆勒歸俗禁置寺及私度人 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爲相侍御史李甘揚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癸亥貶甘封州司馬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爲相事竟寢 甲子以國子博士李訓爲兵部郎中知制誥依前侍講學士 貶左金吾大將軍沈彥爲邵州刺史八月丙子又貶李宗閔潮州司戶賜宋若憲死 丁丑以太僕卿鄭注爲工部尚書充翰

林侍講學士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珣曰卿知有鄭注乎亦嘗與之言乎對曰臣豈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爲人其人奸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戊寅貶珣江州刺史再貶沈蟻柳州司戶 丙申詔以楊承和庇護宋申錫韋元素王踐言與李宗閔李德裕中外連結受其賂遺承和可驩州安置元素可象州安置踐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錮送楊虞卿李漢蕭澣爲朋黨之首貶虞卿虔州司戶漢汾州司馬澣遂州司馬尋遣使

追賜承和元素踐言死時崔潭峻已卒亦剖棺鞭尸已亥以前廬州刺史羅立言爲司農少卿立言賊吏以賂結鄭注而得之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舍人高元裕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銜之奏元裕嘗出郊送李宗閔壬寅貶元裕閩州刺史元裕士廉之六世孫也時注與李訓所惡朝士皆指目爲二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庭中恟恟上亦知之訓注恐爲人所搆九月癸卯朔勸上下詔應與德裕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人情稍安 鹽鐵使王涯奏改江淮嶺南茶法增其稅 庚

申以鳳翔節度使李聽為忠武節度使代杜悰 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弘志所為時弘志為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為上謀召之至青泥驛癸亥封杖殺之 鄭注求為鳳翔節度使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可丁卯以固言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注為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為參佐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

卒辭之 戊辰以右神策中尉行右衛上將軍知內

侍省事王守澄為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李訓鄭注為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

己巳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輿為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侍講學士李訓為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元輿為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為之彈擊由是得為相又上懲李宗閔李德裕多朋黨以賈餗及元輿皆孤寒新進故擢為相庶其無黨耳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

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
禁衛諸將見訓皆震懼迎拜叩首壬申以刑部郎中
兼御史知雜李孝本權知御史中丞孝本宗室之子
依訓注得進 李聽自恃勲舊不禮於鄭注注代聽
鎮鳳翔先遣牙將丹駿至軍中慰勞誣奏聽在鎮貪
虐冬十月乙亥以聽爲太子太保分司復以杜悰爲
忠武節度使鄭注每自負經濟之略上問以富人之
術注無以對乃請摧茶於是以王涯兼摧茶使涯知
不可而不敢違人甚苦之 鄭注欲收僧尼之譽固
請罷沙汰從之 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

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贈揚州大都督
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
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乙酉鄭
注赴鎮 庚子以東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
書令餘如故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
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
俊久爲當路所軋置之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
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
識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 十一月丙午以大理卿
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癸丑以河東節度使同平章

通鑑卷三百四十五
事李載義兼侍中丁巳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爲
河東節度使戊午以京兆尹李石爲戶部侍郎判度
支以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府事石神符之五世孫
也已未以太府卿韓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
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楮懷其斧以爲
親兵是月戊辰王守澄葬於澧水注奏請入護葬事
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澧水送
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
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
鎮爲名多募壯士爲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

誅宦者已而并注去之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
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及舒元
輿謀之他人皆莫之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
定韓約不報平安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
露臣遞門奏訖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
元輿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貺上許之百官退班於
含元殿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先命
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
人驗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宣布恐天下稱賀上曰
豈有是邪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

視之宦者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令入受敕獨河東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爲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得上士良等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殿後果魚疾趨比去訓攀輿呼曰臣奏事未竟陛

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自東來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自西來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迤邐入宣政門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者郝志榮奮拳毆其胷偃於地乘輿旣入門隨闔宦者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揚言於道曰我何罪而竄謫人不之疑玉涯賈鍊舒元輿還中書相謂曰上且開延英召吾屬議之兩省官詣宰相請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諸公各自便士良等知上豫共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言

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等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閣門討賊王涯等將會食吏白有兵自內出逢人輒殺涯等狼狽步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填門爭出門尋闔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討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死死者又千餘人橫尸流血狼藉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舒元興易服單騎出安化門禁兵追擒之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軍涯時年七十餘被以桎梏掠治不勝苦

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尊立鄭注王璠歸長興坊私第閉門以其兵自防神策將至門呼曰王涯等謀反欲起尚書爲相魚護軍令致意璠喜出見之將趨賀再三璠知見給涕泣而行至左軍見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爲見引涯曰五弟昔爲京兆尹不漏言於王守澄豈有今日邪璠俛首不言又收羅立言於太平里及涯等親屬奴婢皆入兩軍繫之戶部員外郎李元臯訓之再從弟也訓實與之無恩亦執而殺之故嶺南節度使胡鉦家鉅富禁兵利其財託以搜賈餼入其家執其子激殺之又入左常侍羅讓詹事

渾鐵翰林學士黎埴等家掠其貲財掃地無遺鐵城之子也坊市惡少年因之報私仇殺人剽掠百貨互相攻劫塵埃蔽天癸亥百官入朝日出始開建福門惟聽以從者一人自隨禁兵露刃夾道至宣政門尚未開時無宰相御史知班百官無復班列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爲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召左僕射令狐楚右僕射鄭覃等升殿示之上悲憤不自勝謂楚等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誠如此罪不容誅因命楚覃留宿中書參決機務使楚覃制宣告中外楚叙王涯賈鍊反事浮汎仇

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爲相時坊市剽掠者猶未止命左右神策將楊鎮斬遂良等各將五百人分屯通衢擊鼓以警之斬十餘人然後定賈鍊變服潛民間經宿自知無所逃素服乘驢詣興安門自言我宰相賈鍊也爲奸人所污可送我詣兩軍門者執送西軍李孝本改衣綠猶服金帶以帽障面單騎奔鳳翔至咸陽西追擒之甲子以右僕射鄭覃同平章事李訓素與終南僧宗密善往投之宗密欲剃其髮而匿之其徒不可訓出山將奔鳳翔爲蓋屋鎮遏使宋楚所擒械送京師至昆明池訓恐至軍中更受酷辱謂送

者曰得我者則富貴矣聞禁兵所在搜捕汝必為所奪不若取我首送之送者從之斬其首以來乙丑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李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東節度使李載義復舊任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嘗斬于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親屬無問親踈皆死孩穉無遺妻女不死者沒為官婢百姓觀者怨王涯權茶或詬詈或投瓦礫擊之

臣光曰涯諫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橫罹覆族之禍臣獨以為不然夫顛危一不扶焉用彼相涯餗安高位

飽重祿訓注小人加躬奸究險力取將相涯餗與之比肩不以為耻國家危殆不以為憂偷合苟容日復一日自謂得保身之計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則奸臣孰不爾視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劉

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王涯有再從弟沐家於江南老且

貧聞涯為相跨驢詰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

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

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

收沐適在其第與涯俱嘗斬舒元輿有族子守謙愿

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

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

輿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

謙獨免是日以令狐楚爲鹽鐵轉運使左散騎常侍
張仲方權知京兆尹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
兩中尉上不豫知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劉行深
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訓等李訓鄭注因之
遣分詣鹽州靈武涇原夏州振武鳳翔巡邊命翰林
學士顧師邕爲詔書賜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
詔皆廢不行丙寅以師邕爲矯詔下御史獄先是鄭
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至扶風扶風令韓遼知其
謀不供具攜印及吏卒奔武功注知訓已敗復還鳳
翔仇士良等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令取

注仲清惶惑不知所爲押牙李叔和說仲清曰叔和
爲公以好召注屏其從兵於坐取之事立定矣仲清
從之伏甲以待注注恃其兵衛遂詣仲清叔和稍引
其從兵享之於外注獨與數人入旣啜茶叔和抽刀
斬注因閉外門悉誅其親兵乃出密敕宣示將士遂
滅注家并殺副使錢可復節度判官盧簡能觀察判
官蕭傑掌書記盧弘茂等及其枝黨死者千餘人可
復徽之子簡能綸之子傑俛之弟也朝廷未知注死
丁卯詔削奪注官爵令鄰道按兵觀變以左神策大
將軍陳君奕爲鳳翔節度使戊辰夜張仲清遣李叔

和等以注首入獻梟於興安門人情稍安京師諸軍始各還營詔將士討賊有功及姪隊者官爵賜賚各有差右神策軍獲韓約於崇義坊已已斬之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縉紳賴之時中書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從人幸未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祐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姦罔雖兵刃甚設鬼得而誅之臣願竭赤心以報國止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足矣其兩道所獻衣糧並乞停寢從之十二月壬申朔顧師邕流儋州至商山賜死 權茶使令狐楚奏罷權茶從之 度支奏籍鄭注家貲得絹百餘萬匹宅物稱是庚辰上問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對曰漸安然比日寒冽特甚蓋刑殺太過所致鄭覃曰罪人周親前已皆死其餘殆不足問時宦官深怨李訓等凡與之有爪葛親或斲蒙獎引者誅貶不已故二相言之李訓鄭注旣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追忿訓注之

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癸未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帶鞵而乘馬者鄭覃李石在中書顧吏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帥其衆立望仙門下謂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

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衣緋皂持弓刀北望見皇城門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時兩省官應入直者皆與其家人辭訣 甲申敕罷修田江亭館 丁亥詔逆

人親黨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者餘一切不問諸司官吏雖為所脅從涉於誑誤皆赦之他人無得相告言及相恐愒見亡匿者勿復追捕三日內各聽自歸本司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其不勝任出為華州刺史以司農卿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請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

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元賞至則已解衣跽之矣其黨訴於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繼至遂杖殺之乃白照見士良士良曰癡書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六國同體當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初武元衡之死詔出內庫弓矢陌刀給金吾仗使衛從宰相至建福門而退至是悉罷之

開成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御宣政殿赦天下改元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諫議大夫馮定言其不可乃止定宿之弟也 二月癸未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自為救死之謀遂致相

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
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
士庶橫被殺傷流血千門僵尸萬計搜羅枝蔓中外
恫疑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無
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爲陛下心腹外爲陛
下藩垣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丙申加從諫檢
校司徒天德軍奏吐谷渾三千帳詣豐州降三
月壬寅以袁州長史李德裕爲滁州刺史左僕射
令狄楚從容奏王涯等旣伏辜其家夷滅遺骸棄捐
請官爲收瘞以順陽和之氣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
葬涯等十一人於城西各賜衣一襲仇士良潛使人
發之棄骨於渭水丁未皇城留守郭皎奏諸司儀
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遇立仗別給儀刀從之
劉從諫復遣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稱臣之所陳
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不
宜妄加安有死寃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
等罪惡辛酉上召見楚長慰諭遣之時士良等恣橫
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
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夏四月乙
卯以潮州司戶李宗閔爲衡州司馬凡李訓指爲李

德裕宗閔黨者稍稍收復之 淄王協薨 甲午以
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固言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
左僕射令狐楚代之 戊戌上與宰相從容論詩之
工拙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
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爲詩也
後代辭人之詩華而不實無補於事陳後主隋煬帝
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於經術上甚
重之 己酉上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間因
訛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復
有猜阻人情怊怊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日乙丑李
石奏請召仇士良等面釋其疑上爲召士良等出上
及石等共諭釋之使毋疑懼然後事解 閏月乙酉
以太子太保分司李聽爲河中節度使上嘗歎曰付
之兵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惟聽爲可以然 乙未李
固言薦崔球爲起居舍人鄭覃再三以爲不可上曰
公事勿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
矣 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上取之入宮秋七月右
拾遺魏謩上疏以爲陛下不遜聲色屢出宮女以配
鰥夫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
未已又召李孝本女入宮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

惜之昔漢光武一顧列女屏風宋弘猶正色抗言光武即撤之陛下豈可不思宋弘之言欲居光武之下乎上即出孝本女擢暮為補闕曰朕選而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宗枝鬢亂孤露故收養宮中暮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為制辭以賞之暮徵之五世孫也 鄜坊節度使蕭洪詐稱太后弟事覺八月甲辰流驩州於道賜死趙鎮呂璋等皆流嶺南初李訓知洪之詐洪懼辟訓兄仲京置幕府先是自神策軍出為節度使者軍中皆資其行裝至鎮三倍償之有自左軍出鎮鄜坊未償而死者軍中徵之於洪洪恃訓之勢不與又徵於死者之子洪教其子遮宰相言訓判絕之仇士良由是恨洪太后有異母弟在闕中孱弱不能日達有閩人蕭本從之得其內外族諱因士良進達於上且發洪之詐洪由是得罪上以本為真太后弟戊申擢為右贊善大夫 九月丁丑李石為上言宋申錫忠直為讒人所誣竄死遐荒未蒙昭雪上俛首久之既而流涕泫然曰茲事朕又知其誤奸人逼我以社稷大計兄弟幾不能保况申錫僅全腰領耳非獨內臣外庭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邇使遇漢昭帝必無此

通鑑卷三百五十五
三
冤矣鄭覃李固言亦共言其冤上深痛恨有慙色庚辰詔悉復申錫官爵以其子慎微爲成固尉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按益坐贓三千餘緡繫獄石曰臣始以益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惡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冬十一月丁巳貶益梧州司戶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遝盈庭未嘗解頰閑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勸息壬午上於延英謂宰相

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爲理者不可以速成上曰朕每讀書耻爲凡主李石曰方今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彼有公清奉灑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賞以勸爲善甲申上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有司以左藏積弊日久請行檢勘且言官典罪在赦前者請宥之上許之既而果得繒帛妄稱漬汚者敕赦之給事中秋兼暮封還敕書曰官典犯賊理不可赦上諭之曰有司請檢之初朕既許之矣與

通鑑卷三十四
其失信寧失罪人卿能奉職朕甚嘉之 十二月庚戌以華州刺史盧鈞爲嶺南節度使李石言於上曰盧鈞除嶺南朝士皆相賀以爲嶺南富饒之地近歲皆厚賂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撓朝權陛下亦宜有以褒之庶幾內外奉法此致理之本也上從之鈞至鎮以清惠著名 己未淑王縱薨

二年春二月己未上謂宰相薦人勿問親踈朕聞竇易直爲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爲至公也 均王緯薨 三月有彗星出於張長八丈餘壬申詔撤樂減膳以一日之膳分充十日

夏四月甲辰上對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書柳公權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爲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爲之乙巳以公權爲諫議大夫餘如故 戊戌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陳夷行同平章事 六月河陽軍亂節度使李泳奔懷州軍士焚府署殺泳二子大掠數日方止泳長安市人寓籍禁軍以賂得方鎮所至恃所交結貪

殘不灋其下不堪命故作亂丁未貶泳澧州長史戊申以左金吾將軍李執方爲河陽節度使秋七月癸亥振武奏党項三百餘帳剽掠逃去給事中韋溫爲太子侍讀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溫諫曰太子當雞鳴而起問安視膳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溫乃辭侍讀辛未罷守本官振武突厥百五十帳叛剽掠營田戊寅節度使劉沔擊破之八月庚戌以昭儀王氏爲德妃昭容楊氏爲賢妃立敬宗之子休復爲梁王執中爲襄王言坦物爲杞王成美爲陳王癸丑立皇子宗儉爲蔣王河隄以軍士旣逐李涑日相扇欲爲亂九月李執方索得首亂者七十餘人悉斬之餘黨分隸外鎮然後定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福建奏晉江百姓蕭弘稱太后族人詔御史臺按之戊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甲寅御史臺奏蕭弘詐妄詔遞歸鄉里不之罪冀得其真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五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including the title and main body of the text.



